

紅樓夢譚屑

紅樓夢新語

話石主人著

開口便說渺茫。見作者曾經夢幻。入手先辨真假。怕後人不解荒唐。誰謂石頭記。非醒世書。

以賈開場。以甄結局。中間甄賈互見。脈絡靈通。

緣起語長。心重詞質。而文演說縷晰。條文言多不費。不得目爲小說家。鑑名風月。照澈古今。廟號葫蘆。別有天地。非過來人。想不出此等名目。

化灰不是癡語。是道家元機。還淚不是奇文。是佛門因果。深得六朝文字之髓。犯淫與情。都無結果。士隱實是名言。識義與利。便可成仙。士隱卽是明證。因空見色。自色悟空。舍此無微妙法。若了便好。要好須了解。此是最上乘。癡和尚看內典。何異窮措大抱高頭講章。那得出頭日子。

慢慢過來。悄悄躺下。是五兒承愛罪案。時時在意。步步留心。是黛玉致病根由。叙三春如見如聞。出鳳姐有聲有色。太史長康。一齊下拜。

出寶玉。先子興一引。雨村一證。王夫人一提。然後從黛玉口中。輕輕道出。何等自然。何等矜貴。

寶有名。惟黛玉名之。黛玉無字。惟寶字之。正是不卿卿。誰復卿卿之意。魔王加之以混。賈不應有此禍根。霸王益之以獸。薛胡爲有此毒種。王家宅相。使然耶。

叙黛玉先世。何等清貴。叙寶釵起家。只是富商。筆若出伯州犁之手。

鳳姐殺張華。苦心尙非得已。雨村充門子。毒手未免不情。殘忍中尙有分別。

寫黛玉處處可憐。何忍厭其小性。寫寶釵處處可愛。何必怪其藏奸。讀書不容着己見也。

雪天極寫衣服。映對岫烟。臥房極寫鋪陳。襯託秦氏。

從今要領略風情月債。是當前欣幸語。於今纔曉得聚散浮生。是過後解悟語。起結遙遙一氣。

境雖曰幻。入幻便即是真。津既曰迷。執迷如何能悟。仙姑大是鶻突。

以風月傳世。空師真是情師。以雲雨授人。警幻可稱引幻。在仙人出死入生。在凡人則出生入死矣。

悼紅軒于黛玉多貶詞。却以一癡字原之。于釵多褒詞。却以一冷字結之。一字之間。優劣互見。

寶玉兼愛。故叙釵黛性情言貌。皆從寶玉目中寫來。釵黛同情。故叙寶玉服色儀容。必從釵黛目中看出。

富貴易於成名。讀書只要做個樣子。貧賤易於失業。吃飯都要守着碗兒。可嘆。

拔一根寒毛。比腰還壯。劉老豈是俗言。蹠一隻大腿。比頭還高。焦大不是醉話。富貴貧賤。相形可畏也。

焦大一罵。是東府投詞。湘蓮一疑。是東府定案。宜祠內歎聲不息也。

寶配黛。四角俱全。良緣竟成靈語。金與玉。八字相對。吉識已兆先機。天作之合。不可強也。

玉有失亡。故曰勿失勿忘。金終離棄。故曰不離不棄。吉祥語中。有大不吉祥在。劉老老勸女壻。真是久經世故之言。金寡婦勸兒子。真是沒有力量之語。千古窮寒。同聲一哭。

賈璉去。鳳姐無趣到晚。就胡亂睡了。顰卿去。寶玉落單到晚。便索然睡了。境同。睡情不同。

趙姨欠約。是五十一張。要換兩條人命。賈瑞文契。是一百二十紙。只算半夜嫖。

錢如此癡愚。可恨可笑。

秦氏人材。真是萬分不及。秦氏病症。只有三分可醫。淵材五恨。憎此爲六。金釧明言死法。必要念經超度。秦氏不言死法。却要拜懺解冤。筆有陽秋。聽秦氏情話。眼中流淚。心上如攢萬箭。聞秦氏喪音。口中哇血。心上如戮一刀。玉卽癡情。情不至此。董狐古之良史也。

鴛鴦之殉賈母。非死不能潔已。瑞珠之殉可卿。非死不能成名。人誰不死。二人得死所矣。

協理東府。賈珍只慮及兩層。鳳姐却想出五件。有定見。則要言不煩。自然威重。令行有定規。則臨事不亂。益見臉酸心硬。鳳姐真能任事。寶玉不愧知人。鳳之在東府也。指揮具全副精神。一絲不走。舉動是大家體段。百個不如。至今猶想見五七供茶時。

五十兩壓魔。道婆已是禍首。三千金發難。老尼更是罪魁。三姑六婆。可畏可畏。好茶要等襲人。紫鵲尖甚。喚茶須待秦鍾。寶玉趣甚。是皆善於調情者。寶玉是色鬼。足以動人。寶玉非惡人。不能嚇鬼。人愛之。鬼不必畏之也。以旺兒爲濟惡臣。何事不可造作。有平兒之如意婢。何闕不可彌縫。此鳳之所以無所不至也。

周大娘方便劉老老。只常會二字。鳳姑娘疼顧趙嬷嬷。只行好一言。出好興戎。一矢口間耳。可弗慎與。

惟寶玉是佳公子。馨苓香所以鄭重相遺。除寶玉皆臭男兒。馨苓香何必殷勤轉贈。小玉忒煞多情。寶哥未免無狀。

汗巾則棄之如遺。細人原不足重。荷包則藏之于密。知己實不敢忘。卽此見重黛玉。不同于襲人也。

衆美不可無地以容。大觀園不可無因而建。託之歸省。則名正言順。其實只是閒文。

小學生語到多情。宜香玉之無以自解。修行人說到模樣。宜妙玉之不能自全。葬送人只一二字。所謂文士筆端。

寫幻境。溫柔靡麗。寫大觀。富貴繁華。叙喪儀。壯闊精宏。叙歸省。端嚴肅穆。斷非憑空結想。作者自云歷過。洵不誣也。

泥美人亦要根尋。方寸何多縈擾。畫美人亦須慰望。一刻不得安閑。所謂無事忙也。

因包子啓楓露之釁。晴雯則累及無辜。以栗子解酥酪之圍。襲人却善於省事。二婢子心性。於此立見。

卿未抱衾。儘容握手。人須合卺。方許上頭。晴雯真是磨牙。麝月有以藉口。

黛玉以母蝗取譬。新事新文。寶玉以小耗解嘲。妙人妙想。

製燈謎。於黛則曰不肯多言。於釵則曰本不妄言。勸李嫵。黛則必曰可見背晦。

釵則必曰要讓糊塗。不經意處。已見左袒。

炸鵪鶉。是出脫自己。何等精詳。燒野雞。是出脫旁人。何等爽快。鳳姐妙人。

又不知是那個丫頭遭瘟。見寶玉餘痛未忘。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。見寶玉偏心特甚。

肌膚得近。香雖俗而必聞。膏澤難沾。水雖殘而不潑。寶玉何只意淫。

賈母自見寶釵。喜其穩重和平。寶釵套問襲人。愛其言語志量。黛玉安得不死。寶玉設誓。只用一言。襲人進諫。却有三件。爾時何等纏綿。到頭忽然斷絕。

環視玉。高下相懸。燈謎故有兩樣。玉視環。憂喜與共。燈謎已見一班。巧姐母舅忘仁。芸兒母舅不是人。絕好一對渭陽。

俗人纔得善緣。却不是老兄。潑皮方有義俠。實無多倪。二

叫芳官怕人盤詰。喚小紅怕人多心。可想見怡紅一班人。難乎其爲寶玉矣。

潑藥無心。竟以有意而仇。潑燭有意。轉以無心而恕。此環之所以與鳳結冤也。送藥亦是常事。說來太覺多情。吃茶不過趣談。笑得真是耐想。

小蟲聞香就撲。玉之淫也可知。宿鳥聞哭亦飛。黛玉之痛也可想。皆是加倍寫法。寶玉開口說心。聽慣故不動情。黛玉無事垂淚。看慣故不在意。非紫鵲是石人也。

耳鬢廝磨。心情相對。非黛玉早已做成。嘲笑不忌。喜怒無常。非寶釵不能看破。可見黛玉只情深。釵實心細。

因寶玉瘋顛求去。玉釧只是失望。因鳳姐抬舉便去。小紅真是見機。說到欺負二字便傷心。見黛玉之苦。說到短命二字便住口。見黛玉之癡。

比芳官如下三等奴才。大言覺得太過。怪黛玉反親外四路姐妹。歪話說得可憐。

舅則母疏。故稱黛玉必曰大姑娘。姨則母近。故喚釵直曰好孩子。寶雖後不占先。玉豈薄其所厚。

鴛鴦脖子。不下於襲人。已是非想。寶釵臂膊。欲移之黛玉。是何居心。雖左袒者。不能曲爲之解。

王道不但傳方。而且賣藥。張道不來抄化。却會做媒。老道真是無良。一日重似一日。這病因不能放心。一天大似一天。論理原不該涎臉。寶真有味之言。黛玉違心之論。

雁不送爐。黛玉雖有隱而難發。靚不問扇。釵終含怒而難伸。事在對景。不是口尖。黛玉恐寶玉不便。因而閃過。寶釵見寶玉情形。不好再脫。同是惜玉之心。何分

輕重

寶玉言動。一一在黛玉目中。是未忘金玉之說。故黛玉使小性。常施之於寶玉。黛玉言動。一一在寶釵目中。見深忌寶黛之親。故釵具深心。專用之於黛玉。惜哉。妃子。既爲寶累。又爲釵愚。

常聚不散。天性既難強同。求近反疏。和氣那能到底。此寶黛所以中分。

寶黛同具此心。寶黛各私其心。黛不肯以寶之心爲心。故不死。此心不放。寶不敢以黛之心爲心。故不去。此心不明。此所以一心反成兩心。兩心生出十百千萬心也。

襲人待寶玉動手。以自已上前。原做來有意。襲人勸晴雯開口。說我們不是。却出自無心。

釵之花兩個錢。學些乖也。值寶之聽那聲響。就砸了也可。真是富貴兒女口吻。

藏麒麟。衆人皆不留神。獨有黛玉點頭。戴麒麟。諸人皆不聽見。獨有寶釵抿嘴。黛玉多心。寶兒何嘗無心。

見醪醑簽則縐眉。是恨其開了。見麒麟佩則出神。是訝其成雙。偷盜不失爲正經人。經濟却視爲混賬話。真是別有肺腸。

恐借此做出佳事。顰卿必定悄來。怕將來難免不才。襲人至于下淚。皆切己故耳。

寶之會雨村也。湘所言。是期望之深。釵所言。是愛惜之摯。一樣用心。却有分別。司棋以烈死。不掩生前醜行。金釧以愧死。轉獲身後美名。眞有幸有不幸。

撲蝴蝶。使黛玉結怨於下。贈新衣。使黛玉失愛於上。我不知寶兒是何居心。釧非逼死。惡有攸歸。環敢進讒。罪何可逭。此燈謎所以比之以象也。

寶云不過那些事。問做什麼。釵云早聽一句話。不至今日。針鋒相對。

鳳姐畏禍。露相在呆了一呆。襲人定案。進讒在想了一想。

劉老逞老風流。笑倒合座。襲人弄小見識。殺盡同人。趣者趣甚。惡者惡甚。

寶釵不爲薛蟠飾非。襲人竟與賈環掩惡。皆是能見其大。

襲人識見雖小。道理極大。惟其蓄之也久。故其發之也暢。惟其慮之也周。故其言之也詳。設非下場一節。不居然是第一完人。

黛玉以留心相譏。釵則粧沒聽見。黛玉以保重相諄。釵則並不回頭。其實種怨已深。尙口者不覺耳。

寶玉中魔。關心無過黛玉。寶玉受杖。關心無過寶釵。于何見之。蓋於失聲失口見之。

換帕是賈芸。雖非必謝。贈帕是寶玉。惟舊乃珍。彼墜兒晴雯。都如夢裏。紫鵲雖痛其主。聞玉言不免一夜傷心。玉釧雖痛其妹。聞玉言亦轉三分喜色。

可見情之感人。

見燕和燕說話。見魚和魚說話。是情之無可奈何處。非癡公子做不到。非癡婆子亦道不出。

玉有纏而黛斷之。則難續。玉無絡而釵結之。則相連。釵黛無心。而離合之機。已兆於此。

如來更比人忙。得閒處亦復輕嘴薄舌。襲去不妨獨坐。無人處並不著意留心。特無深細人覺察耳。

心多如黛玉。不以藏奸爲奸。口快如湘雲。不見可笑而笑。寶兒何術感人。玉視環清而免俗。不能結彩雲之歡。玉比薔美而多文。不能得齡官之淚。人各有心。無相強也。

綺大姐花樣。尙倩人描。花大姐衣裳。却要自洗。豈以釵來而故避耶。抑做名耶。

棠詩。釵以韻勝。菊詩。黛以意勝。亦見薛林不相下處。

少年意氣逼人。故見鳳必拜幾拜。老人慈祥接物。故見母只福幾福。老老真有經歷。

大觀卽是幻境。寶哥小住半生。大觀實是名園。老劉只到一次。故游幻不算奇緣。游園却是盛事。

茶葉雖淡。好則相遺。荷葉雖殘。喜則不拔。處處用情。却是處處種毒。寶釵精通戲文。無慚閨秀。黛玉偶道曲語。深愧邦媛。可見人貴擇言。

黛玉本忘嫌。不妨以自己之枕讓客。妙原愛潔。胡可以常用之。斗飲人。妙師父。假惺惺。老尼言然。

焙茗田埂一尋。敘次真是非想。焙茗井臺一祭。吐屬尤可破顏。何物雛奴。靈敏乃爾。

愛黛玉之心。移之賈釵。只是薄情。想金釧之心。慰之平兒。未免非禮。香菱鬥草。卻得一枝并蒂菱。平兒簪花。恰開一枝並蒂蕙。花亦多情。肯爲人用。怕心多。使眼色。湘並不感其情。因鬢亂。使眼色。黛玉竟能會其意。宜親黛之密于湘也。

平兒充外圍護防。鳳姐做監社御史。妙對。

劉老老未做大姐兒乾娘。先做老夫人清客。王熙鳳不是大觀園反叛。卽是榮國府罪人。

焦大因繼起不才。太息祖宗家業。賴姆怕奴才倚勢。連累主子聲名。可見古道猶存。老成不沒。

不識唐寅。並非眼花。錯認小柳。真是眼瞎。寫文起癡蠢如畫。薛蟠有可打之道。非湘蓮不能。薛蟠非省事之人。故湘蓮必去。